

小說的時間

講師：許榮哲

1. 順敘：童話、笑話、故事
2. 倒敘：余華〈十八歲出門遠行〉
3. 插敘：許榮哲〈肩胛上的戰士〉
4. 多線：許榮哲〈不存在的聲音〉
5. 快動作：王文華《蛋白質女孩》、許榮哲《寓言》
6. 慢動作：袁哲生〈送行〉、莫言〈紅高粱〉
7. 跳轉（轉場）：張大春〈沒人寫信給上校〉、黃凡〈賴索〉
8. 複沓：史鐵生〈命若琴弦〉
9. 炫技：馬奎斯〈百年孤寂〉、張大春〈饑餓〉
10. 上帝的時間：波赫士〈不為人知的奇蹟〉、張大春〈將軍碑〉
11. 時間主題：迪諾·布扎第〈七信使〉、艾倫·萊特曼〈愛因斯坦的夢〉

◎許榮哲〈肩胛上的戰事〉

推開門。

妳曲身抱胸，側躺在水晶棺槨裡，永恆的側姿一如沉睡深眠，只是妳的眉頭緊蹙、神情惶亂，像是揪著一顆心，隨時都會驚醒過來，一如十三年前那個不安穩的夜。

「敵人已經在十里外駐紮了，再過幾天他們便會攻陷這座小鎮，現在我連在夢裡，都聞得到炮彈挾著風，帶著煙硝味朝我們而來了。」妳說。

我細細地擦拭槍身、清槍管，一遍又一遍地檢查子彈是否上膛，沒有搭話。

「我們什麼時候要走？明天？後天？」妳問。

「讓我再想一想。」我擎起槍，瞄準遠方的敵人。

那一夜，我輾轉反側整夜無眠。身畔妳的鼻息交揉著遠方無情的戰火，一呼一息、一震一隆交纏嚙咬著我。終於，我還是悄悄地起身，擎起槍銃、紮緊綁腿，決心赴那一場如今只剩煙雲的戰事。

如今，戰事結束，戰士回來了。此刻，他正深情地望著妳的容顏。

只是……我還是無能置信妳已經死了，死的不是應該是馳聘沙場的戰士嗎？還是漫天的硝煙、生生死死的流言、遙遙無期的戰事，再再讓妳相信我已戰死沙場？於是，那一夜我對妳的承諾都被漫天的砲火給炸成了灰燼。

承諾。我心慌地想起承諾，那一夜的承諾還在嗎？

輕卸妳的羅衫，深怕把妳從永恆的夢中驚醒。在，承諾還在。細細撫著妳右肩胛，雪白肌膚上的赭紅齒痕，我忍不住又湊上前去，像那一夜一樣。

那一夜，我輕輕卸下妳的衣衫，遠方隆隆的砲火似乎在催促著什麼，望著妳肩胛上頭淺淺的粉色齒印，「咬我，」妳說。「發誓一輩子都不離開我。」

霎時我猶豫了。不是不愛妳，而是我清清楚楚地看見你肩胛上的環形齒印像敵人坦克的履帶，正輾過祖國的泥土、同胞的血漬，勢無可擋地朝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家園，我們，我駛來。

「我們明天一早就離開這兒，到大後方去。」妳說。「還有，我好像……好像……」

望著妳似乎真有那麼一點隆起的肚腹，我居然一點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應，好像那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我只是木然地用指尖輕輕摩挲妳的肚腹，彷彿那裡面藏著我們即將出發前往的平和美地，沒有戰爭，只有愛與和平。

然後，「嗯！」我點點頭，將嘴唇湊了過去，不像往常只是調情一般，輕輕地用唇、用舌、用齒撥弄狎玩妳的肩胛。這一次，我刻意狠狠地嚙咬妳的肩胛像隻失心的狼，非得咬下一塊具體的什麼似的，我強迫自己一定得堅守對妳的諾言。

妳沒有喊疼，只是在我耳畔輕聲「前方的戰事好像愈來愈緊了」，似乎察覺到了什麼。

那一夜，在妳鼻息最輕，砲火最隆的時刻，我還是不守信諾地離開了，因為我聽見遠方有人倒下的聲音，那是我。

十三年後，我終於回來了，只是妳已成了一具冰冷的屍體，躺在水晶鑲成的棺槨裡。

現在，讓我們再重來一遍，讓我在同一個地方狠狠地嚙咬妳，一如那一夜妳說的「咬我，發誓一輩子不離開我」。這次我再也不會離開妳了，我將夜夜回來實踐我的諾言。「前方的戰事好像愈來愈緊了。」有一瞬，我彷彿又聽見妳的嘆息。

當窗外的第一道曙光從翻飛的簾幔透進來時，她從床上醒來，想起了十三年前的那一夜，那個永遠沒有隆起來過的肚腹，那個永遠沒有實現的諾言，然後右肩胛又不自覺地疼了起來。

撫著傷口，「戰事不是早已經結束了嗎？」她一遍又一遍地追問著。

◎余華〈十八歲出門遠行〉

天色完全黑了，四周什麼都沒有，只有遍體鱗傷的汽車和遍體鱗傷的我。我無限悲傷地看著汽車、汽車也無限悲傷地看著我。我伸出手去撫摸了它。它渾身冰涼。那時候開始起風了，風很大，山上樹葉搖動時的聲音像是海濤的聲音，這聲音使我恐懼，使我也像汽車一樣渾身冰涼。

我打開車門鑽了進去，座椅沒被他們撬去，這讓我心裡稍稍有了安慰。我就在駕駛室裡躺下來。我聞到了一股漏出來的汽油味，那氣味像是我身內流出的血液的氣味。外面風越來越大，但我躺在座椅上開始感到暖和一點了。我感到這汽車雖然遍體鱗傷，可它心窩還是健全的，還是暖和的。我知道自己的心窩也是暖和的。我一直在尋找旅店，沒想到旅店你竟在這裡。

我躺在汽車的心窩裡，想起了那麼一個晴朗溫和的中午，那時的陽光非常美麗。我記得自己在外邊高高興興地玩了半天，然後我回家了，在窗外看到父親正

在屋內整理一個紅色的背包，我撲在窗口問：「爸爸，你要出門？」

父親轉過身溫和地說：「不，是讓你出門。」

「讓我出門？」

「是的，你已經十八了，你應該去認識一下外面的世界了。」

後來我就背起了那個漂亮的紅背包，父親在我腦後拍了一下，就像在馬屁股上拍了一下。於是我歡快地衝出了家門，像一匹興高采烈的馬一樣歡快地奔跑了起來。

◎許榮哲〈不存在的聲音〉

依照好萊塢商業電影的邏輯推演，唐納「離奇失蹤」這件事可以合理解釋為：唐納一出門，馬上被用槍架走。

「你他媽的，幹。把錢拿來，幹你他媽的祖宗十八代。拿出來，全部拿出來，不然你就完蛋了，你他媽的豬八戒。」槍後的人說。

「我……我……」唐納囁嚅。

緊接著，唐納被拖進暗巷。暗巷裡一陣霹哩啪啦人聲咒罵哀嚎後，走出一名高壯黑人，黑人點數手上鈔票，轉進另一條巷子。唐納低聲呻吟，傷痕累累地從暗巷裡爬出。唐納緩緩起身。此時，矇面銀行搶匪扛著一袋鈔票快跑經過，兩人擦身。

碰——，鈔票漫天揚起。

你望著散落一地的垃圾怔愣。

一秒鐘之前，你被一個形色匆忙的陌生男子撞倒。「對不起」，男子拋下這句話後，就隱入暗巷，你甚至還沒來得及看清楚對方的身形面貌。你只是望著散落一地的垃圾愣了三秒鐘，然後說了句，「幹」。

你左手捏著鼻子，右手穿戴著隨手撿來的空塑膠袋，把滿地的果皮紙屑一一塞回黑色大垃圾袋裡（你竟然沒發覺這些垃圾根本就不是你的），邊撿還邊咒罵。

◎王文華《蛋白質女孩》

上禮拜張寶要介紹給我的女子放鴿子，一個禮拜我難過得什麼都不想吃。

「別難過，我認識的好女孩還很多。」

「不必了。」

「你不要不知好歹，我介紹給你一個『蛋白質女孩』。」

「她是營養師？」

「她是我同事。她像蛋白質一樣：健康、純淨、營養、圓滿。和她在一起你會長得又高又壯。」

……

張寶說：「她日月座是獅子和雙魚，同時會講日文和法語。她早起，起床後先

跑半小時，吃了麥片才去公司。她賢慧，每天做一打火腿三明治，帶到公司請同事。她有禮，快遞臉上有兩遞上面紙，清潔婦來吸地時抬起椅子。她準時，和你約會前一天打電話確認，第二天寄卡片謝謝你。她純情，她善良，她負責，她浪漫，她堅強……」

遠遠地，我們看到蛋白質女孩揮手走來。讓她改變我的生命吧，我對上帝說，讓愛不再有礦物質的冰冷、纖維質的粗糙、膽固醇的油膩、鈣質的稀少。讓她走進我營養不良的生命，幫助我長得又壯又高。

◎許榮哲《寓言》

老婆婆說：「那時準，歸個美濃攏是菸草田，透早到晚，大夥都在菸田裡流血流沫。種田人就是歹命，一沾到泥土，一世人撥攏撥不掉，日日做到兩頭烏。有一日透早，天還未光，阮扛著屎桶下田澆肥，沿路行沿路澆，行到田中央，熊熊忽然間，發現腳下一男一女兩軀屍體……」

老婆婆慘澹故事裡的一男一女兩具屍體正是我的爺爺奶奶，她說我爺爺是個外省下人，奶奶是龜山大戶人家女兒，兩人因為一些因緣機巧而眉來暗去，然而在當時的環境下兩人是完全沒有機會的，所以辜不二三衷，我爺爺只好趁著暗暝山貓，翻牆到我奶奶房門口，叩叩叩的急敲門，然後兩人淚漣漣地褲帶結相偎，在夜的掩護下逃到美濃來。

「文義仔和伊媠娘透早到美濃山下的菸田採菸筍、斷心；暗晡到菸樓顧柴火、燻菸草；三不五時還到田頭田尾的伯公廟燒金、打嘴鼓。老古人在講，行上行下，毋當美濃山下，伊們已經是徹徹底底、美濃人囉。」老婆婆說。

「唉，可惜水人醜命……」老婆婆繼續說。

後來，外曾祖父聽到風聲，立刻率家丁到美濃抓人。那時，爺爺奶奶正在美濃山下替人割菸草掙活。突然見到外曾祖父帶了一群人來，在退無可退的情況下，爺爺奶奶只能跪地苦苦哀求，外曾祖父不為所動，仍堅持要將女兒帶回去，但在幾百個美濃鄉親目睽金金看，你一句痴情男女感天動地，我一句好業人就是沒血沒眼屎之類的憨人瘋話民粹包圍下，迫於田唇要能堵得水，道理也得服得人的狗屁形勢下，我外曾祖父那個烏心蘿蔔又歹面皮的壞蛋只好在鼻子哼出愛情一斤賣嘸一線兩毛半之後，故作寬容地說：只要有辦法證明恁們的愛不是空嘴薄舌講白話，就由在恁們去。

爺爺奶奶聽了外曾祖父的話之後，彼此深情又絕望地對望了許久，然後像是決定放棄了一樣（愛情終究是無法證明的吧），只見爺爺在奶奶耳畔輕聲細訴了幾句話（不過還是謝謝妳陪我走了這麼一段），奶奶點了點頭，然後兩人便不可思議地狎玩起彼此的耳朵來了（只有你知道我知道，耳朵是愛情的入口），更誇張的是他們在眾目睽睽之下，輪流親吻了彼此的耳垂（喔親愛的，別告訴他們這裡藏有我們最柔軟的夢），在那樣詭異的氛圍下，眾人盡皆啞口無聲。

「媠見笑！」外曾祖父簡直是氣壞了。

突然，爺爺奶奶一人抓起一把割菸草的鐮刀，刀鋒上還沾著菸莖的青青汁液。

「佢們想要創啥？」外曾祖父一時心驚，還嚇得倒退了好幾步。

爺爺奶奶當著眾人和外曾祖父的面，高高的舉起鐮刀，然後像割菸草一樣，抓起彼此的耳根。

「啊——」在眾人掩面尖叫聲中，帶著淒慘的笑容，爺爺奶奶親手將彼此的一隻耳朵割了下來。

◎袁哲生〈送行〉

他將望遠鏡放進背包裡，再重新背上背包，往基隆客運公車站的方向走去。

穿過幾條巷弄，兩旁大多是黑玻璃窗加上壓克力招牌的簡陋茶室，門口多半或倚或坐一、兩個濃妝豔抹、年紀偏高的風塵味女人。他並不否認自己並不排斥她們，甚或有些好感。打從小他就喜歡看見她們，但他知道自己年紀還不到走向她們的時候，他只是慢慢地經過這些灰暗中帶有潮濕熱情的半掩的門扉。

兩港的早晨是灰色調的，整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都像被鹽水泡過似的。中藥房、咖啡廳、補習班、電器行都還未營業。他步上基信陸橋，從這兒可以望見整個基隆碼頭的大半邊，他看著那些全部漆成白色，桅杆頂有個雷達的小型軍用艦，還有另一邊光禿禿的灰色鐵殼船，再遠一點的地方，商船停泊處有一艘已完成裝櫃的大約十萬噸級的貨櫃輪，那大概就是待會兒父親要上的船……

◎莫言〈紅高粱〉

十六歲那年，奶奶已經出落得豐滿秀麗，走起路來雙臂揮舞，身腰扭動，好似風中招颺的楊柳。單廷秀那天擻著糞筐子到我曾外祖父村裡轉圈，從眾多的花朵中，一眼看中了奶奶。三個月後，一乘花轎就把我奶奶抬走了。

奶奶坐在憋悶的花轎裡，頭暈眼眩。罩頭的紅布把她的雙眼遮住，紅布上散發著一股強烈的霉餿味。她滑起手，掀起紅布——曾外祖母曾千叮嚀萬囑咐，不許她自己揭動罩頭紅布——一隻沉甸甸的絞絲銀鐲子滑到小臂上，奶奶看著鐲子上的蛇形花紋，心裡紛亂如麻。溫暖的薰風吹拂著狹窄的土路兩側翠綠的高粱。高粱地裡傳來鴿子咕咕咕咕的叫聲。剛秀出來的銀灰色的高粱穗子飛揚著清淡的花粉。迎著她的面的轎帘上，刺繡著龍鳳圖案，轎帘上的紅布因轎子經年賃出，已經黯淡失色，正中間油漬了一大片。夏末秋初，轎外陽光茂盛，轎夫們輕捷的運動使轎子顫顫悠悠，拴轎桿的生牛皮吱吱啞啞地響，轎帘輕輕掀動，把一縷縷的光明和一縷縷比較清涼的風閃進轎裡來。奶奶渾身流汗，心跳如鼓，聽著轎夫們均勻的腳步聲和粗重的喘息聲，腦海裡交替著出現卵石般的光滑寒冷和辣椒般的粗糙灼熱。

◎黃凡〈賴索〉

大概是泡了藥水的緣故，後來賴索就越長越醜，而且到十六歲才進入青春期。

青春期並沒有帶給他多大的煩惱。他是班上最矮小的一個，坐在離講桌只有一公尺的凳子上。日本教師不時地用手偷偷抓著下襠，他患了溼疹這一類的皮膚病，認為別人都看不到，他可錯了。

「支那！」日本人說，「通通跟我唸一遍。」

「機那。」賴索說。

「知不知道，你們不是支那人，你們是台灣人。」

「可是老師，」一個本地生問：「我祖父說我們都是跟著鄭成功從支那來的。」

「八個野鹿！」日本人罵道。口沫飛到賴索臉上，他舉起手來擦臉，發現臉上長了一顆顆的青春痘。

當這些青春痘開始膨脹，有幾顆甚至化了膿時，他正走在大稻埕的街上，一面走一面用指甲去擠，弄得臉上紅一片白一片，擠到第五顆時，同伴小林用肩膀撞他。

「快看！」小林壓低聲音說，「那不是田中一郎嗎？」

「二年前教我們歷史的日本人。」

◎史鐵生〈命若琴弦〉

莽莽蒼蒼的群山之中走著兩個瞎子，一老一少，一前一後，兩頂發了黑的草帽起伏鑽動，匆匆忙忙，像是隨著一條不安靜的河水在漂流。無所謂從哪兒來，也無所謂到哪兒去，每人帶一把三弦琴，說書為生。

方圓幾百上千里的這片大山中，峰巒疊嶂，溝壑縱橫，人煙稀疏，走一天才能見一片開闊地，有幾個村落。荒草叢中隨時會飛起一對山雞，跳出一隻野兔、狐狸、或者其他小野獸。山谷中常有鷓鴣盤旋。寂靜的群山沒有一點陰影，太陽正熱得凶。

……（中間略）

這地方偏僻荒涼，群山不斷。荒草叢中隨時會飛起一對山雞，跳出一隻野兔、狐狸，或者其他小野獸，山谷中鷓鴣在盤旋。

現在讓我們回到開始：

莽莽蒼蒼的群山之中走著兩個瞎子，一老一少，一前一後，兩頂發了黑的草帽起伏鑽動，匆匆忙忙，像是隨著一條不安靜的河水在漂流。無所謂從哪兒來，到哪兒去，也無所謂誰是誰……

◎馬奎斯《百年孤寂》

許多年後，當邦迪亞上校面對行刑槍隊的時候，他會想起他父親帶他去尋找冰塊的那個遙遠夏日午後。

◎張大春〈飢餓〉

島上沒有廟，至少巴庫離開之前沒有人在那裡蓋過。所以當領班帶他上船時

說：「我們剛趕上收釋迦，釋迦你知道吧？」巴庫無知地點點頭又搖搖頭。他不知道釋迦是什麼，隨便是什麼都可以，反正船已經開了，他要走了，遠離這個偏僻、荒瘠、幽暗以及充滿飢餓的小島。

巴庫回頭給小島最後一瞥，看見饅頭山後的太陽剛露出一圈整人的金光。領班這時告訴他：「釋迦就是很像廟裡那個佛的頭的一種水果。廟你總該知道吧？我們去拜拜的地方。」巴庫嗯了一聲，想起傳教士那所古老低矮、外壁爬滿常綠蔓籐的教堂和裡面的主耶穌，「感謝主賜給我食物。」巴庫喃喃地唸著，吞了一口口水。坐在他對面的海防部隊士兵被他瞪著有些不好意思，只好使勁兒把原本已經塞了滿嘴的饅頭再往裡擠擠，於是那張嘴就更大了些。

領班在兩個月之後的一天中午匆匆跑回釋迦園，抓著一份剛運到太麻里來的報紙。巴庫看他一副氣極敗壞的模樣，不覺有些心慌，他還來不及掩埋掉一上午偷吃之後散落滿地的釋迦子，立刻拔腿就跑。領班喘著氣，抹著汗喚他回來，他卻越跑越快，不一會兒就翻上了山稜。只見領班遠遠地攤開那份報紙，朝他指指上頭的一張照片：「幹你娘！你跑什麼？快來看！」巴庫站在原處就已經看得很清楚，他知道一回去又少不得捱一頓好揍。「幹！」領班索性跳到工寮上，指天劃地地叫著：「那個兵死了。你看，照片都有登出來。」那個兵曾經分饅頭給巴庫吃，巴庫說：「你的饅頭不夠分我。」那個兵笑了笑，把大背包打開露給巴庫看，裡面至少有二、三十個：「是伙房裡剩下的，我要帶去山裡吃——呃，我休假，去露營。」可是過了幾分鐘，他又說去台東找朋友，船到中途的時候他卻表示自己退伍了，也許可以和領班一塊兒採水果去。巴庫沒認真聽那個兵說什麼，他只記得下船之前一背包的饅頭都被他吃完了。那個兵驚訝、沮喪地望著空背包，又望望巴庫。同樣的表情後來登在報紙上，新聞說他攜械逃亡，在走投無路時「飲彈自戕」。這時領班搖晃著報紙的手忽然垂下來，他發現滿地的釋迦子：「駛你娘的巴庫，你別走！」他跳下工寮的時候摔傷了腿，嘴裡還直嚷嚷：「下個月、再下個月你也別想領到一塊錢！」

可是過了三天，領班一瘸一拐地捧著一疊十元鈔票到工寮來，照例罵他這裡「臭死了！」……

◎張大春〈將軍碑〉

除了季節交會的那幾天之外，將軍已經無視於時間的存在了。他通常在半夜起床，走上陽台，向滿園闐暗招搖的花木揮手微笑，以示答禮。到了黃昏時刻，他就舉起望遠鏡，朝太平山一帶掃視良久，推斷土共或日本鬼子宿營的據點。如果清晨沒有起霧和落雨的話，他總是穿戴整齊，從淡泊園南門沿小路上山，看看多年以後他的老部下們為他塑建的大理石紀念碑。

將軍能夠穿透時間，周遊於過去與未來的事一直是個秘密。人們在將軍活著的最後兩年裡，始終無法了解他言行異常的原因，還以為他難耐退休的清冷寂寞，又經常沉緬於舊日的輝煌彪炳之中，以致神智不清了。

◎迪諾·布扎第〈七信使〉

自從我開始探索我父親的王國以來，我每天都離首都更遠一些，所收到的消息也越來越稀少。

當我展開這段旅程時，才剛滿三十歲，到現在已經過了八年多了，說得更精確一點，我已經馬不停蹄地奔走了八年六個月又十五天。剛啟程時，我以為只要幾個星期就能抵達王國的邊界，但結果我只是不斷遇到新的面孔、新的村莊，和新的省縣；而且不管走到哪裡，人們都講著我的語言，並都宣稱是我的子民。

……

八年半就這麼過去了。這一晚，我獨自在帳篷裡用膳，此時，多明尼克走進我的帳篷，他雖然已累得不成人形，卻仍對我微笑。我已將近七年沒見到他了。而這七年來，他只是不斷在田野之間、在森林之間、在荒漠上奔馳著，不知換了多少匹坐騎，只為了替我帶回這包我此時尚不想打開的信函。他已經去休息了，明天天一亮就上路。

這是他最後一次上路了。我在我的記事本上計算過了，假如一切順利，假如我按照原來的樣子繼續我的路程，而他也照樣繼續他的路程的話，我需再過三十四年才能再見到多明尼克。到那時候我就六十二歲了。可是我已經開始感到無力，而死神大概在那之前就先把我接走了吧。因此我再也見不到他了。

……

可是，多明尼克，還是去吧。別怪我無情呀！把我最後的話，帶回我的出生地去吧。……多明尼克，你是我和他們最後的聯繫。第五個信使艾道爾，就算最快也要再過一年八個月才能回到我的旅隊上，而且他不能再出發了：他沒有時間再回來了。喔，多明尼克，你走了之後就將音訊全無了，除非我終於找到那期待已久的邊界。但我越往前走，就越相信邊界其實不存在。

◎艾倫·萊特曼《愛因斯坦的夢》

有一個地方的時間是靜止不動的。兩點凝於大氣中，不落下來；鐘擺晃盪在半路上，不擺過去。狗兒伸著頭張著嘴，卻沒有吠出聲來。行人在塵土飛揚的街上定住了，腿只抬了一半，好像有繩子把他們拉住。棗子、芒果、胡荽、茴香的香味懸在空中，不會散去。

一個旅人不論從何方到來，他越接近此地，他的動作越緩慢。他的心跳減速，他的呼吸變弱，他的體溫降低，他的思想遲滯，一直到他來到死亡中心，一切停頓了為止。因為這是時間的中心。時間從此處始，以畫同心圓的方式向外流動——圓心靜止，向外直徑越大，時間的速度也越快。

在這個世界裡，時間是看得見的座標的一維。正如一個人向遠處望去，所看到的房屋、樹木、山巒都是空間裡的標記；那麼一個人如果往另一個方向看去，

他可能看到出生、結婚、死亡這些時間裡的標記，朦朦朧朧地向前延展到遙遠的未來。又如一個人可以選擇長留一處，或奔向他方；那麼這個人也可以沿著時間座標，選擇他自己的動向。有些人深恐遠離舒坦自在的某一時刻而拒絕走向異鄉與異時。他們停在靠近某一時間的地點，與他所熟悉的場合幾乎是寸步不離。

突然間衝進這個世界的人，不論男女，一定得對著迎面而來的房子和大樓躲躲閃閃，因為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動的狀態。……一個人在日出時踏出他家大門，他的腳剛落地就開始跑，在後面追趕他的辦公大樓，追上了，在大樓裡又是匆匆忙忙地上下樓梯，在轉動不停地桌旁工作，下班後則奔馳而回。沒有人安靜地坐在大樹下看一本書，沒有人悠閒地凝望著池塘中的漣漪，沒有人躺在鄉間又軟又厚的草地下，沒有人在靜止狀態。

為什麼大家這樣在意速度呢？因為在這個世界裡，人在動的時候，時間過得比較慢，所以人人以高速行動來增加時間。